

# 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42 ·

文化·教育·體育類

校讎新義

校讎學史

校讎學

杜定友著

蔣元卿著

胡樸安

胡道靜著

上海書店

---

蔣元卿著

校  
讎  
學  
史

## 自序

真想不到，這小小的一個冊子，竟會費去我一年多的時間。光陰過得真快，這一年不但學問沒有進步，連做學的時間也不充分了，想起來，未免寒心！

回想去年秋天，動手史料蒐集的時候，正是慈母抱病的當兒，病榻之旁，夜深之時，一面翻閱抄錄，一面偷看慈母的病容。很想在她瞑日之前，得以看到這小小的一點收穫。現在墓草青黃，不覺就是一年了一，一開舊日所抄的史料，筆尖劃紙，如同刀尖刺心！

昨天，這東西總算寫完了，但我覺得很不滿意，我對於史學並沒有深刻的研究，現在竟談此道，真可謂「班門弄斧」了。不過，方法雖非，却是處處忠實，行文雖拙，一字不敢放過，蓋已三次易稿了。有限的時間，自己底錯誤也看不出，掛一漏萬之弊，亦所不免，如蒙讀者指教，當在再版時更正。

最後，我當謝陳東原先生，在百忙中抽空為我校讀一過，體例方面，亦多指正，並賜長序，以光

篇幅。又供給我幾種最有價值的材料，這部書始得點鐵成金。

蔣元卿

二三，十一，十日，安徽省立圖



第三章 校讎學的建立時期……………二一八

一 設官校書之始……………二八

二 史家校書之始……………三八

三 五經刊石之始……………四二

四 文字的整理……………四七

五 私家的校讎……………五〇

第四章 校讎學的衰落時期……………五七

一 汲冢書之校理……………五七

二 衰落之迹……………六一

三 目錄之編纂……………六七

四 私家之校讎……………七二

第五章 校讎學的復興時期……………七六

- 一 藏書之盛……………七六
- 二 貞觀五經正義……………八三
- 三 開成石經……………八五
- 四 雕版與活印……………八八
- 五 宋之校刻……………九三
- 六 復興之迹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- 七 校讎學有專書之始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- 八 說文解字之重見天日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- 九 刻版之比較……………一一四
- 十 唐初兩大校讎家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- 十一 私家校讎的模範……………一二八
- 十二 私家校讎之盛……………一三二
- 十三 刪改之盛……………一四八
- 十四 館職之冗濫與圖書之散亂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第六章 校讎學的鼎盛時期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
- 一 概論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- 二 啓蒙期的校讎學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- 三 全盛期的校讎學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- 四 分裂期的校讎學……………一七七
- 五 四庫全書的校理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- 六 惠定宇的校勘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
余蕭客——王鳴盛——錢大昕

七 戴東原的校勘……………二〇二

段玉裁——王念孫

八 本時期重要校勘家（一）……………二一四

九 本時期重要校勘家（二）……………二四〇

十 輯佚與辨僞……………二六一

十一 校勘的總成績……………二八二

十二 最近的兩大成績……………二九五

# 校讎學史

## 第一章 緒論

### 一 論校讎學

【校讎學之定義】校讎二字，字異義同。劉師培釋校字說：「校，訓木，母字或誤爲田，今本橫本之稱。校讎本字，蓋當作權。說文：『權，敲擊也。』廣雅釋詁：『權，擊也。』古籍之文，凡義涉比覈窮究者，恆由擊義引申。並旁擊深裨，以期核實也。舊交同部，故段校爲權，較爲校別，作校亦同。是猶權專或作較專，揚權或作揚校也。」國粹學報又校亦可作校，陸氏釋文：「校，戶教反，字從木。若從手，是比校之字耳。今人多說亂之。」佩觿：「校，音教，比也。」用此字者，當以明末爲始，避熹宗諱故。說文拈字而清

代惠黃顧諸家所校各書，大都用校字代校。

讎字，說文：「猶讎也。」玉篇：「對也。」正字通：「言相讎對也。」韻會：「讎，猶校也。謂兩本相覆校，如仇讎也。」爾雅：「匹也。」郭注：「讎，猶儔等類也。」方言：「子賴讎也。」秦晉曰讎。」據上所引諸說看來，是讎字有角比檢考之意，與校可以互訓。

後人有用「勘」代表「讎」字，而稱爲「校勘」者。考勘字之意義，說文：「校也。」玉篇：「覆定也。」是勘字爲兩本重校之義。至於「校對」二字，不過是後人嫌讎字不雅，而任意更改的。其實「對」「讎」二字是具有同樣的意義。

合校讎以成詞，大約是起於西漢之世。劉向別錄說：「校讎。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，得謬誤，爲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冤家相對，爲讎。」御覽卷六引。據此，則不但校讎二字成詞是在西漢，就是有其體的解釋，也當以此爲始。

校讎之成爲名詞，既是起於西漢，則校讎之所以爲學，當然也在此時。不過，劉氏所用於校讎上之一切方法，使人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，因此校讎之學，雖然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，但校讎學之有

專書，卻還不到八百年。請看通志序上的一段：

冊府之藏，不患無書；校讎之司，未聞其法。欲三館無素餐之人，四庫無蠹魚之簡，千章萬卷，日見流通，故作校讎略。

再看校讎通義所說：

鄭樵生千載而後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，因取歷朝著錄，略其魚魯豕亥之細，而特以部次條別，疏通倫類，考其得失之故，而爲校讎。蓋自石渠天祿以還，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。

據上所引，可知晉宋以前，只有校讎之學，而無校讎之書。南宋以還，始由鄭樵取歷朝著錄，略其魚魯豕亥之細，考其得失之故，勒成校讎略一書。雖然並未窺盡劉氏之奧旨，但筆路藍縷之功，亦足使後人景仰了。

校讎之事，常人每以爲能兩本勘比，記其異同，便自翻爲能事，其實不然。校讎之學，本來就是治書之學。自狹義言之，則比勘篇籍文字同異而求其正。自廣義言之，則蒐集圖書，辨別真僞，考訂誤謬，釐次部居，以及於裝潢保藏等，舉凡治書事業，均在校讎範圍之內。故范希曾說：「細辨乎一字之微，

廣極夫古今內外載籍浩瀚。其事以校勘始，以分類終。明其體用，得其顛理，斯稱校讎學。」校讎學雜述。

【校讎學的重要】 定義既如前面所述，然則斯學重要之點何在？此可於梁任公之清代學術概論中見之。他說：「質言之，則舉凡自漢以來，書冊之學問，皆加以一番磨琢，施以一種組織。其直接之效果：

一、吾輩向覺難讀難解之古書，自此可以讀可以解。

二、許多偽書及書中竄亂蕪穢者，吾輩可以知所別擇，不復虛糜精力。

三、有久墮之哲學，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學，自此皆卓然成一專門學科；使吾輩學問之內容，日益豐富。

此最足見校讎學的真正價值與重要。蓋往古典籍，既經金石竹簡縑紙之變遷，復因數千年之傳鈔翻刻，譌誤漏闕，勢所難免。抱朴子：「書三寫，以魯爲魚，以帝爲虎。」劉向別錄：「古文或誤以見爲典，以陶爲陰。」是古書之傳流，已失本來面目。後人日讀誤書，馴至作者之本意，日就否塞。遂以一字之是非，引起學者嘵嘵之爭辯。故校讎之學，實爲學者應有之基本學術。

校讎一事，似易而實難，似粗而實精，不明校讎之法，固不能爲功；然卽有精密之方法，若不悉古書致誤之由，則亦無所施其技。茲據王念孫之讀淮南子後序及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書所載，條分於後，俾學者有所遵循。

(一) 誤字

(A) 因古字之誤 書大誥：「寧王遺我大寶龜。」「予翼以于敕寧武圖功。」「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。」「乃寧考圖考。」「予曷其不於前寧人圖功。」凡諸「寧」字，皆爲「文」字之誤。按「文」字，戎都鼎作，師令敦作，改蓋蓋作，旂鼎作，皆與小篆「寧」作者相似。漢代經師不識古文之「文」字，遂以爲「寧」字。不知「文王」「文考」「文人」皆周公指其父文王而言，若作「寧王」「寧考」「寧人」，縱曲爲之說，亦不可通。

(B) 因隸書之誤 淮南子時則訓：「其揅曲筥筐。」高注：「揅，持也。三輔謂之揅。」按，音揅，爲架蠶薄之木。隸書「揅」字或作「揅」，而各本遂誤爲「撲」字。不知「揅曲筥筐」四物，皆蠶桑之具，若作「撲」字，當作何解？

(C) 因草書之誤 淮南子齊俗訓：「柱不可以摘齒，筵不可以持屋。」高注：「筵，小簪也。」按筵音廷，言小簪可以剔齒，不可以支屋。因筵之草書遂與「筵」之草書遂相似，各本遂誤爲「筵」字。

(D) 因俗字之誤 淮南子原道訓：「欲宐之心亡於中，則飢虎可尾。」按「宐」本俗「肉」字，道藏本誤作「寅」字，各本又誤改爲「害」字。

(E) 因假借之誤 淮南子覽冥訓：「蛻蟬著泥百仞之中。」按「蛻蟬」與「鼃羅」同。各本「蛻蟬」誤爲「蛇鱗」，一則與下文之「蛇鱗」相亂。

(F) 因難識之誤 墨子經上：「恕，明也。」按「恕」卽「智」字，謂有智識方明於事理也。舊本皆誤作「恕」字。蓋不識「恕」字而妄改，惟道藏本及明吳寬鈔本不誤。

(G) 兩字誤爲一字 淮南子說林訓：「狂者傷人，莫之怨也；嬰兒冒老，莫之疾也；賊心凶。」按「凶」當作「亡也」二字，「也」誤爲「山」，又與「亡」合而爲「凶」。賊，害也。亡，無也。言狂者與嬰兒，皆無害人之心也。

(H) 一字誤爲兩字 禮記祭義：「見閒以俠鯁，」鄭注云：「見閒當爲覷。」

(二) 脫字 淮南子原道訓：「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，而賢者弗能避，有所屏蔽也。」高誘注：「以漁利欲，故曰有所屏蔽也。」各本正文脫「有所屏蔽」四字，則注文不通。

(三) 衍文 呂氏春秋侈樂：「遂而不返，制乎嗜慾，」制乎「嗜慾無窮，則必失其天矣。」按下「制乎」二字，涉上「制乎」二字而衍。

(四) 疊字 逸周書大開武：「天降寤於程，程降因於商，商今生葛，」葛「右有周。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，言孰敢不格。」按「程」字不當疊，降寤於程，降因於商，皆天所降也。若作程降因於商，則不可通也。「葛」字亦不當疊，孔注：「商朝生葛，是祐助周也。」可知孔本所據本不疊「葛」字。「言」字亦不當疊，孔注：「可否相濟曰和，欲其開臣以和，則忠告之言，無不至也。」是孔讀「維王其明用開和之」爲句，「言孰敢不格」爲句，不疊「言」字可知。

(五) 重文 詩碩鼠：「逝將女去，適彼樂土，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。」韓詩外傳兩引此文，並作「逝將女去，適彼樂土，適彼樂土，爰得我所。」按此當以韓詩爲是。詩中疊句成文者甚多，如中谷有

「雍用」「慨其歎矣」兩句，「丘中有麻用」「彼留子嗟」兩句皆是。蓋古人遇重文，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，作「適 = 彼 = 樂 = 土 =」傳寫者誤作「樂土樂土」。此觀石鼓文「君子爰 = 遷 = 爰 = 旻 =」二句可知。

(六) 闕字

(A) 闕字作空圍而致誤 大戴禮記武王踐祚：「機之銘曰：身皇惟敬，口生哂，口戕口。」盧注：「哂，恥也。言爲君子榮辱之主，可不慎乎？哂，哂冒也。」孔廣森補注：「哂有兩訓，疑記文本作哂生哂，故謂之口戕口。」今作口生哂者，蓋傳寫奪哂字，校者作空圍以記之，則爲口生哂，遂誤作口生哂矣。

(B) 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圍 逸周書寤微：「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，以王不足。」按此三句，本無闕文，「欲與無則，欲攻無庸，以王不足。」皆四字成句，下文「奉若稽古維王，克明三德維則，戚和遠人維庸，」正對此三句而言。淺人不知「無則」與「無庸」相對成文，而以「則」字屬下句讀，因疑「欲與無」下當有闕文，乃以口識之。